

福建通志

第玖拾玖冊
共壹百冊

福建高僧傳卷三

宋一

省澄晉江鸚鵡山南禪寺僧也本姓阮仙遊人禪行高潔嘗遊江左歷衡陽每上堂叢林先達皆爲頰首至泉州王延彬創千佛院於開元寺居之十年足不踰閩留從効據泉延王南禪寺乾德中賜號真覺禪師

莆風清籟集

定御仙遊高田院僧踞獅子峰誦華嚴經一日冥司遣使相迎作偈答之

後六年乘雲飛昇因名其峰曰祥雲

仙遊志

賴慧歸化人少投羅漢寺師古空爲僧誦大乘金剛檀經有悟出游方外二十餘年開寶中結庵滴水巖端坐不寢能知休咎鄉人有游巖者慧曰好歸好歸家中有不醫之疾矣及歸妻尙無恙至夜暴卒見病而捧心者曰汝患乎削巖中蜂窩石水研飲之卽愈年九十餘將入定書凡曰生也了死也了九十三歲磨多少而今打破大虛空一輪明月清皎皎旬餘鄉人始知其逝顏色如生破襖上猶有香氣僉曰佛也泥軀祀之

自嚴本姓鄭泉州同安人年十一弃家依建興卧像寺沙門契緣爲童子
十七爲大僧游方至廬陵謁西峰耆宿雲豁豁者清涼智明禪師高弟雲
門嫡孫也太宗皇帝嘗詔至國館於北御園舍中習定久之懇還山自嚴
依止五年密契心法辭去渡懷仁江有蛟爲害說偈誠之蛟輒去過黃楊
峽渴欲飲會溪涸以杖撻之得水父老聚觀以爲神自嚴遂去武平南黃
石巖多蛇虎自嚴來住皆不爲暴四方爭敬事之鄰寺僧死不知法當告
官焚之吏追捕坐庭中問狀不答索紙作偈曰雲外野僧死雲外野僧燒
二法無差牙菩提路不遙而字畫險勁如擘窠大篆吏大怒以爲狂且慢
已去僧衣曝日中旣得釋因以布帽其首而衣以白服嚴恨所說法聽者
疑信半因不語者六年嚴寺當輸布而民歲代輸之自嚴意不忍折簡置
布束中祈免吏張曄歐陽程者相顧怒甚追至問狀不答以爲妖火所着
帽火盡而帽如故疑爲左道厭以狗血蒜辛再命焚之衲縷愈潔廼謝之
索紙作偈曰一切慈忍力皆吾心所生王官苦拘束佛法不流行去游南

康盤古山井無水薄暮舉杖三敲詰旦而水湧出初波利尊者自西土來
山中有識曰後五百歲有白衣菩薩自南方來居者定光佛也至是而驗
居三年復還南巖郡守趙遂良結庵郡齋延之居庵前舊有枯池自嚴投
偈水溢是爲金乳泉城南龍潭爲民害遂良復請治之一偈龍殄沙壅成
洲遂良以聞賜南安均慶院額有僧自惠州來曰河源有巨舟着沙萬手
挽不可動願得以載磚建塔於南海爲衆生福田自嚴曰此陰府之物然
付汝偈取之偈曰天零灞水生陰府舡王移莫立沙中久納福蔭菩提僧
卽舟侶偈舟動萬衆懽呼至五羊有巨商從借以載僧許之方解繹風作
失舟所在中有沙彌無多聞性而事自嚴謹愿自嚴憐之作偈付之曰久
誦當聰明偈曰大智發於心於心何處尋成就一切義無古亦無今於是
世閒章句吾伊上口自嚴示人多以偈有莫識其旨者異蹟甚著上聞詔
嘉之眞宗朝因赴御齋謁眞宗問所從來答曰早自汀州問汀守爲誰曰
屯田胡咸秩齋罷眞宗令持食賜咸秩至郡尙煥咸秩驚竦宰相王欽若

大叅趙安仁已下皆獻詩自嚴未嘗視置承塵上而已淳化乙卯正月初
六日集衆曰吾此日生今正是時遂右脇卧而化謚曰定光圓應禪師

禪林

僧寶
爵

元璉號廣慧闍人也得法於首山念禪師任汝州廣慧寺璉徧顧廣穎瞻
視凝遠望見令人意消嘗謂衆曰我在先師會中見舉竹篋子問省驢漢
曰喚作篋子卽觸不喚作篋子卽背作麼生省近前拏得擲地上去是什
麼先師云瞎省從此悟入我道省驢漢悟卽大殺悟要且未盡先師意旨
遮箇說話須是到此田地方相委悉情見未忘者豈免疑謗又見智門綱
宗歌曰胡蜂不戀舊時窠猛將那肯家中死曰祚兄消許多氣力作麼我
尋常說禪如手中扇子舉起便有風不舉一點也無旣稱宗師却以實法
與人好將一把火照看與麼開只面皮厚多少巖頭云若以實法與人士
也消不得知麼究取好莫面面相覷在此作麼內翰祕書監知郡楊億問
曰承云一切罪業皆因財寶所生勸人踈於財利況南閻衆生以財爲命

邦國以財聚人教中有財法二施何得勸人踈財乎璉曰幡竿尖上鉄籠
頭億曰海壇馬子似驢大璉曰楚雞不是丹山鳳億曰佛滅二千年比丘
少慙媿億嘗書寄內翰李維叙師承本末其詞曰病夫夙以頑蠢獲受獎
顧預聞南宗之旨以陪上國之游動靜咨詢周旋策發俾其剗心之有詣
牆面之無慙者誠出席間床下矣矧又故安公大師每垂誘導自雙林影
滅隻履西歸中心浩然罔知所旨仍歲沉痾神慮迷恍殆及小間再辨方
位又得雲門諒公大士見顧蒿蓬諒之旨趣正與安公同轍並自廬山歸
宗雲居而來皆是法眼之流裔去年假守茲郡適會廣慧禪伯實嗣南院
念念嗣風穴風穴嗣先南院南院嗣興化興化嗣臨濟臨濟嗣黃蘗黃蘗
嗣先百丈海海嗣馬祖馬祖嗣讓和尚卽曹谿之長嫡也齋中務簡退食
多暇或坐邀而至或命駕從之請叩無方蒙滯俱釋半歲之後曠然弗疑
如忘忽記如睡忽覺平昔礙膺之物曝然自落積劫未明之事廓爾現前
固亦決擇之洞分應接之無蹇矣重念先德率多參尋如雪峯嗣德山臨

濟得法於大愚終承黃蘗雲巖蒙道吾訓誘乃爲葯山之子丹霞承馬祖印可而作石頭之裔在古多有於理無嫌病夫今繼詔之緣實屬於廣慧而提激之自良出於鼇峰也忻幸忻幸

禪林僧寶傳

遇安温州瑞鹿寺上方福州人習天台教一日閱首楞嚴經了義時謂之安楞嚴遂往天臺禮韶國師韶問聞公常課首楞嚴經是否遇安曰是韶云是則是是則未是更須體究始得遇安曰道是假名佛亦妄立十二部教亦是接物利生一切是妄何以爲真韶云惟有妄故將真對妄推窮妄性本空真亦何有故知妄真總是虛名二字對治都無實體窮其根本一切皆空遇安曰旣言一切是妄妄亦同真真妄無殊復是何物韶云若言何物亦是虛妄無相亦無語言道斷遇安於言下大悟乃呈偈曰推真真無物窮妄妄無形返觀真與妄真妄亦虛名遂獲印可後住錫仙巖仍卓庵於大羅之垠坑卽今之白雲菴當時開法本山每騎虎出入常至溪囑虎云汝且隱伏以俟我歸或飫之以肉跨而登山由是風聞四方從者如

雲忽有仙姑者三禮之間云汝從何來姑曰早是聞來聞師宣揚正法眼
藏度脫迷流特來參請安云有道不離寸步便到家鄉早已涉程迷了也
仙姑於此領悟欣然禮謝退下巖邊牽臂至潭隱去至道元年季春將示
寂法嗣蘊仁者侍立次說偈示之曰不是嶺頭携得事豈從雞足付將來
自古聖賢皆若此非吾今日爲君裁付囑已澡浴更衣安坐令昇棺至空
夏久自入棺經三日門人啟棺覩見右脇吉祥而卧四眾哀慟乃再起陞
堂說法訶責垂誠云夢幻俱空空何所有此度更啟吾棺者非吾弟子言
訖入棺長往生後唐莊宗甲申示寂於至道元年

景德傳燈錄
仙巖寺志

依覲建安吳興人少落髮於桑門棲雲居山結草茅爲廬與猿鳥雜處日
中一食凡數年矣鄉人慕之爭携糗糧茗薺鹽酪以詣其所或稽首膜拜
精意懇禱迎至其居作佛事以祈福亦不能却之然心不喜鄉人以所居
風雨之不庇也營棟宇作像設經始弗亟輪奐惟新覲外形骸黜健羨行
不累俗居無求安崇臺廣廈非其所樂也精舍旣成俾其徒糞除之轉詰

窮僻緝木皮爲方丈室採草實以食鄉人聞其徙也從之如初凡三徙居
所王成市徧閱金仙之書深求祖師之旨一念懸解五蘊皆空雖寓迹禪
林而棲心道要端居巖石結志區外虛室生白精義入神乃至授玉篇於
東華得素書於黃石驂青虬而翳華芝神交於盼嚮餌金膏而咽瓊液功
成於俄頃步越峻嶺若履平地年殆五十宛然童顏或天高月明萬籟俱
寂必攝衣杖策深入窮山俯絕壑之旁坐大石之上鷲獸馴擾毒虺屏去
咽氣養和踰月廢寢瞑目隱凡彌年不食忽與俗接未嘗自異也武夷新集
法周泉州開元寺僧同安王氏子宋初三應詔講淨名法華稜嚴稱旨賜
章服師號咸平初太守宿翰尊禮之翰一日相引行殿墀見其下數莖草
指問曰古語道紫雲蓋地凡草不生今何卻有周應聲曰地因培客土凡

草有時生

書聞

者然本姓程崇安人同龍山僧也咸平中奉旨往西竺取經得石鈔煮藥

治病無弗愈者歸詣闕奏對稱旨賜號了空大師

道光舊志

暢法華閩人姓陳氏出家名會暢日誦法華經三十年不輟故人呼爲暢
法華或體羸氣劣不擇酒肉康寧則曰佛制枝葉花果不許入口嘗夢登
一閣有異人指之曰此兜率宮也師壽七十五當來居此暢曰我願得八
十歲誦經滿二萬部異人無語祥符中示寂果八十矣閣維時舍利五色
瑩然烟燄中

松江府志

智亮泉州戴雲山僧也本身毒人智廣高第始居開元寺四時恒袒一膊
行乞市中人稱爲袒膊和尚後移居戴雲山不出累月堆豚獨坐虎馴其
側州旱守延之祈雨問雨期曰坐我麗譙外三日越三日日轉熾亭午大
雨守遂叛院居之至宋大中祥符間與衆訣而逝其徒泥軀祀寺中後有
蘇氏子亦居戴雲山每赴齋有紫雲覆之上山騎虎以歸

道光舊志

本宗泉州開元寺僧員外胡靖季父也宗律業成學者南鄉又其詩名獨

步天聖間

閩書

士可

一作可仕

天聖間詩僧有送僧詩云一鉢卽生涯隨緣度歲華是山皆有

寺何處不爲家笠重吳天雪鞋香楚地花他年訪禪室寧憚路歧賒西清詩話

惟慎晉江人戒行潔清尤邃於理天聖中游京師人爭重之曾公亮曰闕下無禪侶如何住得君惟慎應聲曰敢言知已少性本類孤雲後住同安

之羅山道光舊志

法超晉江北山僧也本施氏子明道中試經爲僧具戒游方反居北山閱藏經蓄一鐵鉢以爨日一食或過午則不復食旣以親老歸養建塔其鄉名鎮海塔結庵以居二十餘年朝夕親側鄉人皆化其孝鄉有海支港寒月潮汐行人出沒泥塗閒法超憫焉募造石橋長八百尺凡一百三十間中爲亭以休來往名曰悲濟橋行人德之道光舊志

崇儼建安人得法於石霜楚圓和尚廵禮所至學者圍繞景祐三年侍禁馮德宣光祿寺丞李虞卿迎王建昌軍太平興國禪院升堂之日會者萬計儼據牀安坐有問斯答歡喜讚歎洵動街陌盱江文集

從謙漳州人慶曆中住開元寺不食四十年歸岐山石門洪覺範有詩大

覺禪師亦有詩

八閩通志

壽長字道融泉州開元寺僧風度凝遠行粹識彊呂縉叔蔡若水陳嘉謨皆與游丁守竦蔡守襄金禮重焉

閩書

法輝泉州開元寺僧禪餘頗以詩自娛與呂縉叔石聲叔陳原道釋居億居全爲同社嘗題憲師壁曰遠浸谿光碧寒生松檜陰漁舟驚暮雨高吹入秋林此境長年在吾師靜隱心

閩書五代詩話

端式漳州人仁宗朝召至京師與梅聖俞唱和有十詠詩曰出谷泉曰古木陰曰寒溪石曰孤汀蘋曰雲際鐘曰垂鞭巖曰天外峯曰秋原菊曰漁舟火曰春溪水其歸也聖俞贈之詩來居天王都嘗夢苦竹溪乃識高僧趣不爲私物迷海燕乘華屋區區竟衝泥安知矯翼鷗豈類斷尾鷄性同而貧殊何必莊指齊

閩書

懷璉字器之漳州陳氏子初其母禱於泗州僧伽生璉故小字泗州幼有遠韻聰慧絕人長爲沙門工翰墨有聲游方愛衡嶽之勝館於三生藏有

年叢林號璉三生聞南昌石門澄禪師者五祖戒公之嫡子也往拜謁師事之十餘年去游廬山圓通又掌書記於訥禪師所皇祐二年正月有詔住京師十方淨因禪院二月十九日召對化成殿問佛法大意奏對稱旨賜號大覺禪師時北方釋氏皆囿於目果璉獨指道妙與孔老合者其言文而真其行峻而通一時士大夫多與之游王安石嘗以璉詩示歐陽修修曰此道人作肝臟饅頭也安石不悟修曰是中無一點菜氣齋畢傳宣效南方禪林儀範開堂演法又宣左街副僧錄慈雲大師清滿啟白偈曰帝苑春廻皇家會啟萬乘旣臨於舜殿兩街獲奉於堯眉爰當和煦之辰正是闡揚之日宣談祖道上副宸衷問答罷乃曰古佛堂中曾無異說流通句內誠有多談得之者妙用無虧失之者觸途成滯所以谿山雲月處處同風水鳥樹林頭頭顯道若向伽葉明下直得堯風蕩蕩舜日高明野老謳謠漁人鼓舞當此之時純樂無爲之化焉知有恁麼事皇情大悅與璉問答詩頌書以賜之凡十有七篇至和中上書獻倡乞歸老山中偈曰

千簇雲山萬壑流歸心終老此峯頭餘生願祝無疆壽一炷清香滿石樓
上曰山卽如如體也將安歸乎不許修撰孫覺莘老書問宗教璉答之書
其略曰妙道之意聖人嘗寓之於易至周衰先王之法壞禮義亡然後奇
言異術閒出而亂俗迨我釋迦入中土醇以第一義示人而始末設爲慈
悲以化眾生亦所以趣時也自生民以來淳樸未散則三皇之教簡而素
春也及情竇日蠶則五帝之教詳而文夏也時與世異情隨日遷故三王
之教密而嚴秋也昔商周之誥誓後世學者有所難曉彼當時人民聽之
而不違則俗與今何如也及其弊而爲秦漢也則無所不至而天下有忍
願聞者於是我佛如來一推之以性命之理教之以慈悲之行冬也天有
四時循環以生成萬物而聖人之教迭相扶持以化成天下亦猶是而已
矣至其極也皆不能無弊弊迹也道則一耳要當有聖賢者世起而救之
也自秦漢至今千有餘歲風俗靡靡愈薄聖人之教裂而鼎立衆相詆訾
不知所從大道寥寥莫知返良可嘆也璉雖以出世法度人而持律嚴甚

上嘗賜以龍腦鉢孟璉對使者焚之曰吾法以壞色衣以瓦鉢食此鉢非法使者歸奏上嘉歎久之璉居處服玩可以化寶坊也而皆不爲獨於都城之西爲精舍容百許人而已有曉舜禪師住棲賢爲郡吏臨以事民其衣走依璉璉館於正寢而處偏室執弟子禮甚恭王公貴人來候者咸怪之璉具以實對曰吾少嘗問道於舜今其不幸其可以像服二吾心哉聞者歎服仁廟知之賜舜再落髮仍居棲賢寺泊平中璉再乞還山堅甚英宗皇帝留之璉作偈乞還山云千簇雲山萬壑流閒身歸世此峯頭殷勤願祝如天壽一炷清香滿石樓詔許自便璉旣渡江少留於金山西湖遂歸老於四明之阿育王山廣利寺四明之人相與出力建大閣藏所賜詩頌榜之曰宸奎命翰林學士兼侍讀端明殿學士蘇軾爲之記時京師始建寶文閣詔取其副本藏焉璉歸山二十餘年無疾而化

禪林僧寶傳
全浙詩話

昭慶晉江林氏子高郵醴泉寺僧少跣跣任氣爲賈客往來閩粵山東海道資用甚饒皇祐中祝明堂恩度天下僧慶爲兒時父母嘗許爲僧名隸

漳州開元寺籍至是輒謝同賈以財物屬同產使養其親徒手入寺毀髮
髮受具戒居無何出遍參知識至禾山楚才禪師會中因看風幡語忽然
有悟以爲道妙盡此矣及見黃龍惠南禪師示以佛手驪腳因緣輒漫不
省因服役左右數年不去始盡得黃龍之道熙寧中遊淮南往來廣陵天
長高郵間三邑之人見之如舊識莫不靡然心服所得法廣大微妙又學
術無不通達爲人說法或以經論或以老莊或以卜筮或以方藥下至種
種一切俗諦之事隨其根器示之大方不泥古人言句與孫覺秦觀僧道
潛相善觀爲作塔銘

閩書

谷泉泉南人也少聰敏性耐垢汙大言不遜流俗憎之去爲沙門撥置戒
律任心而行眼蓋衲子所至叢林輒刪去泉不以介意造汾陽謁昭禪師
昭奇之密受記荊南歸放浪湘中往觀慈明明問曰白雲橫谷口道人何
處來泉左右顧曰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明呵曰未在更道看泉乃作
虎聲慈明以坐具撼之泉接住推置繩床上明亦作虎聲泉大笑曰我見

七十餘員善知識今日始遇作家山有湫毒龍所蟄墮葉觸波必雷雨連日過者不敢喘慈明與泉大道同遊泉牽其衣曰萬象驚而公宴坐不言中諸有求心如古井鈍根阿師終聽瑩法味迷醉如惺惺瞿然奮迅爲一戲句裏明人揆出揆紫金鎖骨眠空山吁嗟音容不可覲當知其身如雷霆稽首慈明嘗出現泉與明暮歸時秋暑捉其衣曰可同浴明掣肘徑去於是泉解衣躍入霹靂隨至腥風吹雨林木振搖明蹲草中意泉死矣頃臾晴霽忽引頸出波間曰因後登衡嶽之頂靈峯寺或云雲峯寺住懶瓚巖又移住芭蕉庵將移居保真大書壁曰予此芭蕉庵幽占堆雲處般般異境未暇數先看矮松三四樹寒來燒枯杉飢餐大紫芋而今棄之去不知誰來住住保真庵蓋衡湘至險絕處夜坐祝融峯下有大蟒盤繞之泉解衣帶縛其腰中夜不見明日杖策徧山尋之衣帶纏枯松上蓋松妖也又自後洞負一石像至南臺像無慮數百斤衆僧驚駭莫知其來後洞僧亦莫知其去遂相傳爲飛來羅漢嘗過衡山縣見屠者斫肉立其旁作可憐態